

李斌魁 / 著

● 长篇小说 ●

欲壑

中国文学出版社

● 长篇小说 ●

欲

壑

(京)新登字 1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壑/李斌魁著.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9

ISBN 7-5071-0321-8

I. 欲…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I247.5

欲 壑

李斌魁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45

字数:350 千字 印数:1—20000

1995 年 9 月第一版 199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作者简介

李斌魁(曾用名:李斌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合阳县人。1946年生,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68年应征入伍,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等,现于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任专业作家。

主要作品有《天山深处的‘大兵’》、短篇小说集《山鬼》,长篇小说《啊,昆仑山!》多幕话剧《草原珍珠》《天神》《塔里木人》等。曾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奖、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

[故事梗概]

阴阳先生说雷家院是一块生金冒银的风水宝地，可雷忠敬老两口接连横死，大儿子雷孝乾中年暴毙，使这个宅院充满了神秘恐怖的色彩。

终有一日，时来运转，雷家院成了商家瞩目的黄金地段，素有芥蒂的老二、老三家财心萌动，望眼欲穿地渴望自家的地皮能生出金条。

风流泼悍的二嫂党爱花把小个子南方商人阎阿旺招进雷家当房客，紧紧抓住这株摇钱树，向他投怀送抱，煞费苦心地妄图榨出他的巨款投资盖店。不料阎阿旺却将她的女儿春艳搞上了手。

老三雷孝天与媳妇秋惠发财心切，在不同的投资者中，相中了有权有势的县城建局长刘子正，择定良辰吉日，只待破土动工。这一举措遭到了党爱花母子的不满。

老二雷孝坤的长子雷长明实际是党爱花与车行老板刘学娃的私生子，名份上过继给了雷孝乾当儿子。血液中的野性使他天生就不是个安份守己者，在母亲党爱花的唆使下，他率领一帮地痞流氓看准时机，在老三家大打出手，酿成流血事件。

地皮之争惊动了县上的某些实权人物，也激怒了堡子村的赵子才，这位在家族中有至尊无上

地位的老舅，用权威代替法律仲裁纠纷，终不济事。清官难断家务事，老奸巨滑的村长田文虎避而不管，憨厚朴实的组长李兴财力不从心。雷长明潜逃外地。雷家这块惹事生非的地皮宣布冻结。

孝天与秋惠的盖楼梦化为泡影，在田文虎的老婆梁冬月的授意下，秋惠遂去怂恿雷孝乾的前妻刘雪梅和女儿春娅向老二家索要房产继承权。春娅的丈夫徐长海乃县文化馆一介书生，夫妻俩一直在男租房狭陋而愁肠百结。秋惠的一番撺掇，正中其下怀。在徐的好友、民办教师孙启蒙的支特下，他们走向了法院……

法院民庭庭长李桦亲自受理此案，党爱花预感形势不利，情急之中找老情人刘学娃了断此事，学娃花言巧语将亲儿子雷长明保回家，后又买通有救命之恩的法院院长方庚政，极力阻挠李桦办案。

官司久拖不决，毫无动静，徐长海忧心如焚。四面八方请求和之枫频频吹来，儿子徐梨突遭雷长明一伙的绑架，险些丧命。

冤情、恫吓反而坚定了长海、春娅把官司打到底的决心。雷长明铤而走险，一把菜刀夺走了几条人命。官司终于开庭了……

第一章

1

渭河以北黄土塬上的小县城积淀太深，沉默太久，这里有的是闲话却没有新闻。

解放路即将开通成了银水县名符其实的新闻。消息登在隔日一张的《银水报》上，城内西关村布袋巷的村民突然伸长脖子到处嗅。

修路的土地是前年征用的，当时浮动的人心仿佛滞留在树上的柿子。乡间人有个习惯，生柿子发涩要下锅煮，既费时间又不便掌握火候；不如等柿树叶子变黄落尽，经霜打过，满目苍苍的干枝挑着个个红灯笼般的柿子再去采。变软的柿子口感甜美。采也不全采，留几个专为鸟儿吃，任它经雪经雨坠落在黄土地里。

那回，西关村一次卖出去七十多亩良田，有五十亩是布袋巷村组的。地款如吊在

屋檐下的辣椒串，格外诱人。村民催组长李兴财，兴财说，款在村长田文虎手中。村里已有两年多没召开过村民会了。

卖地对东南西北四个街区的农民不是啥希罕事。县城像孕妇的肚皮一天天膨胀，政府大院内的小车从八九辆猛增到一百多辆，高级屁股太多仍坐不过来。城里的农民乐得靠卖地款过日子。

直到黑色的街面像蜕皮的蛇，吐着信子爬过来，当官的、发了大财的个体户，在尚未清理的积土瓦砾中抢地盘修商店、盖加油站时，农民们才终于有些明白：解放路两侧的每寸土地都能生出金条啊！他们忘掉了地款，忘掉了没有土地的茫然，迫不及待地做起了发财梦。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七年是古老的黄土塬做美梦的年代。银水县城里到处游荡着两手空空的寻宝人，个个像陷入癫狂的醉汉，低垂着脑袋希冀弯腰就能捡个金元宝。

张秋蕙家的后墙正巧临街，她和她的丈夫雷孝天迫不及待地要放墙修铺面。活了三十多年他们第一次如此放肆：盖店或经营或出租。盖不起像样的，可以简易点，也是座拉金尿银的黄金屋。跑材料，定工匠，忙了三个多月，秋蕙的眼圈熬烂了，孝天的裤裆掉在腿肚子处没功夫提。如今只剩下择日子破土动工。

“择日子最要紧。”对门的梁冬月每天到秋蕙家转三趟，比上班还准点。她四十多岁，腹部过早地隆起，两条短腿为支撑超量的体重，两只脚外撇成八字状。她告诫说：“如今又兴请先生了，看看日子心里踏实些。”

秋蕙三十四岁，第一次办基建，没人帮扶不行。再说盖商店最初也是冬月嫂的建议。秋蕙敬重她还有个原因，冬月是田村长的内当家。

秋蕙催孝天去请先生，孝天正蹲在院台阶上。他喜欢蹲下想事，歪着头，捏着的烟屁股熏得眼角淌泪花仍舍不得丢。秋蕙催急了，他吊起粗硬的眉十分不耐烦：“没看见我有事吗？”

简易房并不简易：椽、檩条、砖瓦、白灰，从北头一直堆到后墙根，院子成了材料库。孝天心细，拉屎也怕漏掉米粒，他每天都要查点。

“你有事，我就没事？睁开眼忙到现在脸也没洗，请先生又不比别的，你不去谁去？”

“我去可以，家里这摊子撂给谁去？”

“我是死人？”

“你比死人多口气。”

秋蕙憋得胸部疼，顶到嘴唇边的一口气咋也吐不出来。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雷孝天家的院子有两处。雷忠敬在世时将产业分给三个儿子。新院子归雷孝天的二哥雷孝坤；老屋有东西两排厦房各五间，西房是孝天两口子的；老大雷孝乾死后东边厦房住着长明和春艳。长明与春艳是孝坤的儿女。

不是亲人不结仇。孝天他们与骨肉相连的侄儿侄女同居一院，两家的是是非非像一团扯不断的乱麻。前天，孝天到朱娃子的砖瓦窑看货，把家扔给秋蕙。秋蕙和冬月只顾扯她二嫂党爱花与招来的温州房客阎阿旺，结果大天白日竟丢了半袋水泥。孝天两夜没合眼，差点把秋蕙活煮着吃掉。这口窝囊气她至今咽不下去，想着就破了口：

“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住到贼窝里。晾的咸菜有人偷，晒的红薯干有人偷，一个破裤衩也不敢往外搭。谁偷我的水泥叫他一家死绝进棺材去！”

雷春艳住东厦房中间屋，院内的叫骂声直刺她的耳膜。平

素母亲同三娘吵，大哥长明同三爸吵。雷家老屋如同一座随时可能爆炸的弹药库，二十一岁的高中生春艳姑娘除却厌恶只有回避。今天她心里烦，正巴不得有个发泄的机会。

“你吼什么？”春艳一摔房门走出去，指着三娘问道，“每天都听你在院里叫喊，还叫人活不！谁偷你家水泥啦，把人证物证摆出来！”

张秋蕙愣了。她的挑衅本是对着侄儿长明的，谁不知道长明好赌，手脚向来不干净。却没想到一向和顺的春艳会应战。孝天也不想和小侄女破脸，他揪揪老婆的衣服后襟说：“行啦，只怪当初院中间没打墙，丢了活该，你怨谁去。”

春艳冷笑一声道：“该怨谁就怨谁，三爸，你也用不着阴阳怪气的。”

“你说啥？”春艳的皮肤白，不但模样酷似母亲，口吻含刺的神态也令人难以承受。秋蕙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搅起满天的旧恨新仇：“你妈欺侮了我十几年，现在又轮到你啦。你说，谁阴，谁阳，谁怪气？”

“请你不要无事生非栽赃陷害，你呀，简直不可理喻无知透顶！”

“你才透顶，你才陷害，你才脏、脏、脏……”吵架是门高深的学问，大概自有人类以来它便诞生出来。张秋蕙在布袋巷只是二流吵手，她的诀窍是：谁的声大谁威风，谁的嘴快谁厉害。她把脏字先衍化为脏，继而发挥为“你爸脏，你妈脏，你家祖宗八代脏，头脏脚脏心肝大肠脏……”等等。

一个人一口气吐了如此多的脏字，嘴几乎成了垃圾箱居然像倒核桃那般流畅，不能不使春艳姑娘惊讶。此刻她才发觉老师教授的那些华章绝句古典诗词既无用又苍白。她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能把丰腴的身子贴在墙面上，背不断地蠕动。多

亏阎阿旺笑咪咪地从大门走进来。

阎阿旺有个习惯，每天早晨必须到他的温州时装店转一趟，再折回来洗漱吃早点。其实他在门外已转悠半天了，只是不想管闲事。这位浪迹渭北的南方客短小而精悍，突起的高颧骨处闪着智慧的光亮。他常在江湖混，焉能不懂和气生财、出门矮三辈的古训？只是眼下为了房主党爱花也为春艳，他不能不管管了。

“又上火啦，蕙嫂？”阎阿旺快步走到院中间，张嘴的同时面部的褶痕立即堆成一朵人见人爱的老菊花。至今张秋蕙也不相信他才三十三岁。不过阿旺的笑特别真诚，死人看见也不能不咧开嘴。秋蕙把前因后果学说给他听，春艳抢着要插话，几次都被阿旺挡住。他笑嘻嘻地不住给秋蕙两口子赔不是：“小年轻不懂规矩啦，你们何必和她计较呢！大清早的图个吉利吧，这个时候上火一天都要倒霉的。”

春艳不乐意，她推开阿旺说：“谁是小年轻，我不懂事还是他们不讲理？”

阿旺双手一摊说：“算我不讲理好啦。快去做饭吧，我的肚子咕咕叫啦！”

春艳翻起眼皮看着她，无话可说。

阿旺在银水县城街面上拥有一家服装店一家广州发屋，据说北关街的浙江眼镜行也归他。他银行中有帐号，每月去邮局汇出大笔钱，可从不进饭店，老在屋内的小煤油炉子上凑合做点吃。起初爱花帮他做，很快让女儿承揽了这份差事。阿旺破例每月付姑娘三十元钱，偶尔给两件积压的衣服。

爱花颇为得意。她要女儿尽心尽意地伺候阎老板，也常通过女儿提出一些别的要求，多是钱物上的往来。最近她又要春艳向阎阿旺借一大笔钱，说着还动了感情。

母亲借钱是为了在临街的那块地皮上盖商店。论理春艳也该为家里操点心，但她咋也开不了这个口。

阎阿旺住东厦房第一间屋，等春艳进屋后，他又陪秋蕙和孝天客套了一会儿。转过身孝天便嘟囔道：“狗逮老鼠多管闲事。”

秋蕙说：“算啦，让人家听见多不好。”

“要他说好干啥？前些日子，我说急着买砖瓦向他借五百元，他推三阻四地不肯，这种人往后少理他！”

孝天激动时便口吃，一个字要念几遍才能完整地吐出来。每当这时，两股清凌凌的鼻涕便会不知不觉脱孔而下，久而久之，鼻孔下冲出胭脂红色的两条通道。秋蕙看惯了只当是家中的一景。

“熊样！”她哧地一笑，鼓胀的腹平舒了许多。但还得她去请先生。

出门时，她有意放缓脚步，听到春艳在阎阿旺屋内抽泣。

2

银水县城内有名的阴阳先生叫周体和，他住在西关村周家巷。

秋蕙进巷便瞅见周家新起的两层小洋楼，楼外贴的天蓝色磁砖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老人住在一楼内间，他用过早饭正躺在软床上读当日的《银水报》。看见秋蕙后忙摘下老花镜：“坐吧，随便坐。”

“我这裤子脏得往哪坐？”

“可不敢说这种话。”

秋蕙想，老人真谦和，难怪叫周善人。

当了一辈子农民的周体和打小爱念书，除武侠、公案、演义之类，他能整页背诵《幼学琼林》、《朱子家训》、《麻衣相相》、《奇门遁甲》。民国十八年渭北奇旱，饿狗撕死人吃。周体和自编《劝善歌》劝富人开仓济民。看风水是周体和的业余营生，平日四个街区的婚丧嫁娶、龙灯社火的礼帐对联、讣告灵柩、社火文案都出自他的手。

他给村民帮忙不分贵贱不取分文，好人缘是护身宝。虽每有风吹日晒免不了像洗青菜萝卜那样把他脑子中的污泥浊水洗刷一遍，但他从未遭过大劫。如今，除走路猫着腰，谈吐细和不敢大声出气外，周体和面红须白越发显得飘逸。

“老啦，我今年八十一岁，比你爸小七岁。”周体和觉得秋蕙面熟，秋蕙报罢家谱他才对上号。他的记忆固定了，固定的记忆中多是死去的同辈与往事——秋蕙的公爹雷忠敬、婆婆赵灵巧，雷家多事的老屋……“你公公是个能干人，解放前在德顺隆布店当掌柜的，花八石麦买下你家的老屋。请瘸子老马看风水，老马说你家老屋北小南大是个聚财口袋。可惜呀！”

西关村尽人皆知，雷忠敬是饿死的，老伴赵灵巧上了吊，大儿子雷孝乾之死至今是个谜。一家三人暴毙，使雷家老屋充满神秘恐怖的色彩。周体和当然不便谈这些，他只是叹息道：“你公公死的那年偷偷请我再给看看，他说瘸子老马拿了他五块银元骗了他，自他搬到老屋后没有过一件顺心的事。”

这正是秋蕙最担心的：“那你看我家老屋到底咋样？”

周体和干咳了几声说：“你们年轻人还信那个！我现在给县里编一本民俗志，公事不能推，应酬下来又忙不过来，早都不给人看日子了。”

说罢，老人趿上布鞋弓着腰坚持要送秋蕙，双手拱拳念叨

说：“得罪得罪，你放心地盖吧，如今政策好，你家那块地皮真要成聚宝盆了。哪天动土看看天气预报，风和日丽便是好日子。”

黄土塬上没有长辈送晚辈的礼，这是分外的抬举。秋蕙身子轻飘飘的，到家还在笑。孝天怪她驮不住四两尘土，说：“好话哄死人，公家盖房才看天气预报，八成是周老汉嫌咱没给他提东西。”

男人的脑袋里装满了计谋与陷阱。

张秋蕙又没了主意，只有去问冬月嫂。

3

梁冬月家与张秋蕙对着门，梁家的左邻是雷家的新院子，孝坤两口和他的小儿子长俊居住着。两家门外有株干粗枝壮的老槐树，正对着界墙的树身已经枯朽，空洞的部分可钻进一个小孩，但年年有鲜活的枝条萌生出来。

秋蕙出门时看见冬月正在锁大门。她庆幸自己来得巧，刚要上前打招呼，冷不丁一盆带菜叶污物的泔水泼出来，亏她躲得快。秋蕙猛然侧目看去，一张险恶的大白脸一闪，随即门哐地关上了。

“谁这么缺德？”冬月急步跑下门坡。

“还能有谁呢！”秋蕙抬起下巴指示党爱花家，“白脸奸臣呗！”

冬月忙拖了秋蕙走，边走边安慰说：“泼水是好的，有时隔墙把死猫烂狗剩骨头就扔过来啦，这份罪我受多啦！”

梁冬月与党爱花家一墙相隔几十年，历来不和。八四年两人为盖房做山墙又闹得鸡不进窝牛不反刍，气得梁冬月住进了

医院。

秋蕙说：“你怕她，我可不怕她，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非砸开门问个明白不可。”

冬月说：“你打听打听我是怕人的人吗，我可是为了你。知道不，你二嫂早就说了，你在老屋的南头盖商店，她要在南头盖大厦，你能不能盖还不一定呢。”

“什么意思？”

“我哪知道。反正你还是趁早动工的好，免得夜长梦多。”

张秋蕙的心一沉，小腹内咕咕地响，估计是出门前吃下去的那块凉馒头在作怪。她想上厕所，又想找阴阳先生，天晓得冬月拽她去哪儿！

冬月说：“到新巷你就知道了，跟我走没错。”

新巷是西关村七组新建的一条居民巷。张秋蕙早听说新巷住着不少的县部局领导，是条名符其实的“局长巷”。今天搭眼一看果然非同一般：宽敞的巷道全部铺设了水泥板，两旁密密实实的白杨遮云蔽日，洁净而庄重。绿荫掩映的小楼鳞次栉比，装饰各异，看外观足以显示出主人的财力和权威了。而那些土门泥墙的住户，不用问一定是搬迁的村民之家。

“人跟人真是不能比！”张秋蕙感慨了。

梁冬月却不以为然。

她清楚，当初县城建局要修办公楼，相中西关村七组的一条巷，原定的村民搬迁户仅十五户，后来她男人出面，限定的七亩麦田突破到三十亩。哪个头头脑脑在这里谋地皮起楼安家时，没登过冬月家的门！那时，文虎是西关村的支部书记，党政分家时，他活动上村长。今天冬月要去的是七组的一家老户。

张秋蕙看看土墙上掏的门洞迟疑了。

冬月这才对她说：“周老汉根本不在乎你提不提东西。他的三个孙子在北京念大学，一个出国留学，最小的孙子冉光和媳妇芸芸承包了村上的医疗站，如今把楼都立起来了。人家都是有名有望的人了，哪能再叫他爷爷看风水。如今的阴阳明星叫唐子午，他家就在这儿。”

冬月使用的“阴阳明星”四个字是听丈夫文虎说的。见面后，秋蕙倒觉得姓唐的像个住队干部。他穿着一身中山装，头发齐短，两只眼睛像涂了油不住地转来荡去。

冬月夸她的眼力好，原来唐子午真是“金农养鸡场”的政工干部，主管宣传。

秋蕙越发的奇怪：“国家干部哪有干这个的？”

唐子午刚满三十，见过世面。对付秋蕙这些农村妇女，他向来不用脑子，随口就来，一副不恭的调侃样。

“怎么啦，你是信不过我，还是真不懂？出去看看，如今南方的街面上摆摊算卦的青一色的大学生。干部算个啥！”

“那你是不是大学生？”

唐子午狠狠地瞪了秋蕙一眼。

他确实是位苦读了四年电大的自学者，专修哲学，涉猎过《周易》，略知阴阳五行之说。开始出于好玩常给场里的人卜卦画符，得了个“预测学家”的戏称。当官不成，那点工资又发不下来时，唐子午终于发现，自己除了满腹理论只剩下一张战无不胜的利嘴。吃饭成为第一主义，人还有何顾忌呢！

不过，唐子午目前仍处于半地下状态，随流又不甘入流。秋蕙的诘问着实令他难堪。

“这么吧，你要真想试试我的水平，搬一台电脑来，我给你算算。”

“什么脑？”

秋蕙环顾左右如坠云雾中。唐子午暗暗窃喜，其实南方是什么样他也只是听说而已。没料到梁冬月会搭腔：“你别吓唬人，你说的那东西咱省城里就有。这边报生辰八字，那边将你的命就吐了出来。吐的是纸带子，比咱擀出的面条还长呢。”

“真的？”秋蕙立马变了口气，她羡慕地问冬月：“你算没算一卦？”可惜，冬月的回答令她失望。

唐子午怕两个婆娘再扯出什么面条来，赶紧坐在桌边，埋下头去翻看皇历。

梁冬月进省城逛深圳当然是沾丈夫田文虎的光。但遗憾的是她对深圳的印象并不佳：楼高人多，语言不通；最要命的是

秋蕙越发的奇怪：“国家干部哪有干这个的？”

唐子午刚满三十，见过世面。对付秋蕙这些农村妇女，他向来不用脑子，随口就来，一副不恭的调侃样。

“怎么啦，你是信不过我，还是真不懂？出去看看，如今南方的街面上摆摊算卦的青一色的大学生。干部算个啥！”

“那你是不是大学生？”

唐子午狠狠地瞪了秋蕙一眼。

他确实是位苦读了四年电大的自学者，专修哲学，涉猎过《周易》，略知阴阳五行之说。开始出于好玩常给场里的人卜卦画符，得了个“预测学家”的戏称。当官不成，那点工资又发不下来时，唐子午终于发现，自己除了满腹理论只剩下一张战无不胜的利嘴。吃饭成为第一主义，人还有何顾忌呢！

不过，唐子午目前仍处于半地下状态，随流又不甘入流。秋蕙的诘问着实令他难堪。

“这么吧，你要真想试试我的水平，搬一台电脑来，我给你算算。”

“什么脑？”